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帝王事親之孝
長幼之敘

大學衍義

卷八

大學衍義第卷七

格物致知之要一明道

堯典曰有齔在下曰虞舜齔無妻之名在下謂卑賤也虞氏舜名父頑

父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瞽瞍後妻舜繼母也象傲象舜後母弟名傲

克諧以孝諧和烝烝乂不格烝進也茲惡也史記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

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臣按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

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蒸浸灌

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為譬其意以



謂甑之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
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帝初于歷山山名舜微時所耕之地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也于父母負罪引慝慝惡也祗載且瞽瞍祗敬也夔夔齊

慄齊莊敬也慄戰栗也瞽亦允若允信也若順也

臣按舜以不獲於父母之故號泣于天自負其罪

不敢以為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

慝其誠於孝如此宜其卒能感動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

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

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底致也瞽瞍

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

之謂大孝

臣按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

能使之底豫况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豫而

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

為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豫章羅從彥論此曰只

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諫議陳瓘聞而善之曰惟

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

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已而不非其

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
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
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
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長息公明高弟
子公明高弟曾子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
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
若是怨怨無愁之貌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
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

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
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艾美也
好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
躁急心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之矣熱也

臣按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蓋窮天下之可欲

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為已之大罪而不敢自怒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歷三代為諸侯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材質也篤厚也

故栽者培之

栽植

也培也

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憲詩作顯申重也故

大德者必受命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於

宗廟而下延於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然舜所知

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於

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

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

其本傾者風霜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
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爾又引詩以明
之以見大德者之必受命知舜德為聖人尊為天
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為大孝則夏商後王
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絕祀者其為不孝可知

子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纘繼也大王王季

父壹戎衣而有天下戎衣甲冑之屬言一着戎衣以伐紂即有天下也尊為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

命未謂老武王有天下時已老矣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后稷屬子曰武王周公其

達孝矣乎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言其孝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祖宗廟陳其宗器先世所藏之重

器若周赤刀設其裳衣則先祖之遺衣服祭薦其時食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

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臣按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

為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周自大王實始躬

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

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
周公追王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

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蓋大舜以瞽瞍為父處人倫之變者也文王以王季為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凡此皆人

主所當知臣故推衍其說以廣中庸言外之指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不日何如

內之通命者御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

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

上必在視寒煖之節也在察食下問所膳問所命膳宰

曰未有原未猶勿也原再也已應曰諾然後退武王

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

養說與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

日乃間間猶

臣按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真萬世帝王之法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為世子之記焉漢文帝之為代王太后嘗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非口嘗不進蓋其天質之美故能庶幾盛王之孝文帝亦賢矣哉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太公高帝父也

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越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仲高帝兄力勤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唐太宗正觀三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

厥言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煙閣酒酣
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

臣按漢高帝歸尊於父唐太宗雪父之恥可謂孝
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咳然以功業自矜有夸其
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虜因而臣之長其
桀驁為之態後來之雪恥僅足以贖前過而已况其
父子昆弟之間慙德為多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
揜瑕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

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柰何更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八月五
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
節

臣按范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
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
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
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乾曜說不
能以義正告石每為諂首以逢迎之其得為名臣乎

臣謂太宗之思親發於真誠至今讀者猶為之感
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燕享創立節名後世
必循遂成故典臣子以此為尊其君固已末矣人
主亦從而忘其親其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
以其尊君尊而尊用事之臣餽遺之珍歌頌之後
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法太宗之誠
監開元之失而杜人臣交私黷貨之源其必自
聖君始

肅宗上元元年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
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內侍李

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多輕輔國輔國
意恨且欲立竒功以固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

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

上皇侍衛大將

高力士

內侍以謀事上皇

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主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

固無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未

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

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

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

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

之纜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見為輔國所惑不

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泣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遂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遂如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冠老數十人陳玄禮等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見上請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社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明年改元寶應建巳月上皇崩

臣按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為五十年太平天子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權者也豈不盛哉徒以內侍握兵妄為謠間而迫遷之謀出焉其所

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故張后輔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而不能庇其父使抑鬱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罪於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儻能勵純乾之德絕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之時奮發威斷明諭諸將斥其離間父子之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爲輔國所迫耳人誰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涕而已將士見帝不言未必不謂實已心許而不欲形之於口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離人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於中徊徨顧慮欲爲自保之計然後墮其機穽肅宗之不能力卻脅遷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有以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懼心作保身之念勝則愛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帝王事親之孝

真西山讀書記卷之上 大學衍義卷第八

格物致知之要一術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完治也捐階謂去其梯瞽叟

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揜蓋也象曰謨蓋都君咸我

績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

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薺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匿

空出去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

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象不知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此

歸之父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琴朕弼朕弼離二嫂使

治朕棲二嫂堯二女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

陶思君爾忸怩鬱陶猶苑結也忸怩慙色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



于子治

臣庶謂其百官也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此孟子言

曰然則

舜僞喜者與

此萬章言

曰否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

喜之奚僞焉

此孟子言

臣按象欲殺舜之迹明甚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

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介帶於其中後世骨

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唯恐發之不蚤除

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

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

為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

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猶今言安置

萬章曰舜流

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

庠國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曰

以下孟子言

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藏匿其怒

不宿怨焉

宿蓄其怨

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

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

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此萬章問

曰

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此孟
子言

臣按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

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

為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

兄謂泰伯以國
遜王季者也則篤其慶篤厚也載錫之光錫予也受祿

無喪喪亡也奄有四方奄大也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

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
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且按王季之友太伯也蓋因其心之本然非以其

遜已而後友之也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為

而為之乎使太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之所以

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過盡其事兄

之道耳豈有心於求福哉閨門之內敬順休洽固

產祥隕祉之基也故厚其慶而錫之光受天之祿

而有天下天之報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宗以

東海王彊遜已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已

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蓋王季之心

無所為而然者也顯宗明皇之心有所為而然者

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與

常棣燕兄弟也小雅篇名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管叔

蔡叔皆文王子管叔周公元也蔡叔周公弟也武王封武原為殷後使管叔蔡叔監之武王崩管蔡挾武

庚以叛周公誅之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今郁

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第二章曰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

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喻兄弟相救於急難其相應如是也四章曰兄弟閱

于墻外禦其務閱服也禦禁務侮也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殷畔公既奉行天

討矣使它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唯恐踈棄之不

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方綢繆反復謂如常棣

華鄂之相依脊令首尾之相應雖忿閱於門牆之

內至有外侮則同力以禦之愴然閔惻之至情温

然篤叙之深恩溢於言外其後有周世賴宗強之

助王室之執安於磐石雖歷變故而根本不搖襄

王怒鄭欲以狄師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

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

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難嗚呼後世王者欲知兄

弟相湏之切其於是詩可不深味之乎

行葦忠厚也大雅篇名其一章曰敦彼行葦敦聚貌行道也葦蘆類

牛羊勿踐履勿戒止辭方苞方體苞籜也體成形也維葉泥泥初

生柔澤貌戚戚兄弟戚戚內相親也莫遠具爾莫無也具俱也

臣按先儒呂祖謙曰彼行葦之方苞方體其葉泥

泥然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踈遠

而不親近乎忠厚之意請然見於言語之外毛氏

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者惟能識之臣謂祖

謙之說善矣使人主能深體此章之指則雖一草

一木且不敢輕於摧折也況骨肉之戚而縱尋芥

乎此詩二章以下皆言燕樂兄弟之事然必有此

心為之本然後燕樂不為虛文不然非所知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小雅篇名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辛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同馬

駢角弓駢駢調利也翩其反矣翩反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遠踈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胥皆也傲

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令善也綽寬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

為瘡不令不善瘡痛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亡

臣按先儒之論以為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

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骨肉之親親之則附

踈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然則兄弟婚姻其可使相踈遠乎夫人君風化之本爾遠其親則民亦皆然矣爾之教如此則民亦皆做之矣爾指幽王而言也人之性固有篤於善而不為風化所移者然不移者寡而移之者多故必令善兄弟而後能寬裕而不變若不善之兄弟本自薄惡上又教之則交相為病當愈甚矣於是民之失其良心者雖細微之故亦相怨憾一方猶一事也專利欲得其受爵者無復推遜之意至爭奪以取亡皆由上之化故也後世人主誠懲角弓之刺則於兄弟

之親可不厚其恩意乎

葛藟詩王風王族刺平王也周平王東遷之君周室道衰棄

其九族焉其一章曰縣縣葛藟在河之漣綿綿延長貌葛藟二

物生山谷間今在河漣非其性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三章曰終遠兄

弟謂他人昆昆兄也

杖杜詩晉風刺時也刺晉昭公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

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沃曲也有杖之杜杖

生貌杜其葉滑滑滑滑潤澤也獨行踽踽踽踽無所親也豈無它

赤棠也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此親也無兄弟

胡不飲焉也助二章曰豈無它人不如我同姓昭公

果為晉人所弑而曲沃武公據晉而為諸侯

臣按角弓葛藟杖杜三詩正常棣行葦之反也周幽王不親九族民亦充而效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爭奪而致亂亡矣平王踈遠其兄弟而以它人為父兄所謂不愛其親而愛它人者也故詩人曉之曰爾踈其所親親其所踈人亦將莫我顧矣晉昭公獨居而無兄弟所謂不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詩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乎

何不求它人相飲助乎以此三詩與常棣行葦參玩則成周之所以興幽平之所以壞晉昭之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鄭國名武謚也娶于申國名曰武姜

武謚姜姓生莊公及共叔段共邑叔字段各莊公寤生驚焉姜氏故

名曰寤生寤寐中生因以為名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

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姜為之請也制邑名公

曰制巖邑也巖險也虢叔死焉虢叔舊虢君制乃虢也佗

邑惟命請京京亦邑名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鄭大夫

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古者謂封子弟之邑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

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城之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法度不合非制也君將不

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

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

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旗也子姑待之既

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鄙鄭邊邑貳謂兩屬公子呂鄭大夫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言國邑不可欲與大叔臣

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言叔久不除則國人生它心

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

前兩屬者今皆至于廩延邑名言侵地益多也子封曰厚將得

衆子封公子呂字厚為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

非衆所附雖厚必傾暱親也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卒步

日乘將襲鄭襲掩其不備也夫人將啓之啓開也言開導其來公聞其

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京邑人段入于鄆亦邑名公伐諸

鄆大叔出奔共共亦邑名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謂孔子書於春秋也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

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賊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

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臣按先儒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三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旣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以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

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難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其後公沒未幾而嫡奔庶立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其禍惜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

高帝少子，孝文之弟。自以爲最親時

帝子唯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

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廼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弃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廼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妻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

此廼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解曰將柩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爲侯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蘇及共工皆堯同姓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廼追謚爲

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
自使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方丞相御史條
奏其罪請論如法復下列侯二千石議又請論如
法於是始不獲已廢勿王且遷之蜀欲其思過自
改而已豈有意於殺之哉及其既死哀矜愍悼既
爲誅不發封之吏又以禮葬之置守冢家盡侯其
諸子其後聞布粟之謠雖自知無媿於天下然猶
賜謚置園如諸侯儀帝於是可謂得親親之誼矣
雖然帝於待淮南則不得爲無過也易曰童牛之

牯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爲力也易方

長之擅殺列侯也

三年入朝殺辟陽侯審食其

固已桀鷲難制

矣帝於此時當使吏治其國而留之長安選名儒
通經術有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之以先王之訓典
而威之以漢家之明刑幸而有悛則復使之國否
則或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有以自
復帝既赦而弗誅又不聞有所訓敕即使之歸國
於是益驕且橫是陷長於惡也其後不從賈生之
諫而接王其諸子則又失之蓋長非無罪而死者
也帝誠憐之而侯其子亦足以奉祀矣漢之列侯

食其租稅而已其力不能爲亂而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三子王則地大民衆其權可以爲亂正賈誼所謂擅仇人以危漢之資卒啓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於失之中又重失焉其視舜之於象仁義兩至者爲何如邪臣故謂後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者唯當以舜爲法

唐太宗正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也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

臣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昆弟至情雖不幸迫於利害或有時而忘之然天理之真終有不可揜者使能因此心之發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則見之於事必有充其實者矣惜太宗之不能也孟子謂有四端者知皆廣而充之太宗矐矐於諸王之別所謂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斯其可憾者與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

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

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宋王成器本明皇之兄先

已立為太子明皇為臨淄王定內難成器遂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為太子

臣按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于

大姒故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

不被澤者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

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

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如諸

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

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善成器之行有以

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

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

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開元末明皇以武惠妃之

珣皆為庶人尋賜死為人夫則以嬖黜其妻明皇嬖武惠

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明皇殺御史周子諒是皆不能

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為善豈不出於利心

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二長幼之序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八

卷之三